

美军撤离期限临近 阿富汗和平前景不明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记者 李奥 史先涛)阿富汗塔利班19日警告美国,不要违反在5月1日前从阿富汗撤军的承诺,否则塔利班方面将作出反应。此前一天,阿富汗问题多方会谈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阿富汗政府、塔利班、俄罗斯、美国、中国和巴基斯坦等国的代表参加了会谈。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美国撤军期限临近,阿富汗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对于阿局势走向的担忧也在加剧。如果美国按计划撤军,而阿富汗冲突双方无法及时达成和平协议,该国未来安全形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四国力促阿人对话

俄外交部指出,此次阿富汗问题多方会谈旨在推进阿内部对话,推动实现停火并打击恐怖主义与毒品犯罪。

俄外长拉夫罗夫18日参加会谈时说:“阿富汗冲突双方的伤亡继续扩大,普通民众伤亡继续增加,而‘伊斯兰国’正试图利用当前局势来巩固其在该国的势力,俄方对此表示严重担忧。”

俄方呼吁美方和塔利班遵守双方去年2月在卡塔尔多哈签署的和平协

议。俄方认为,在当前阿富汗局势恶化的情况下,谈判进程不能再拖延。

俄美中巴四国在18日会谈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敦促阿富汗冲突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以结束长期战乱。声明呼吁阿冲突双方减少暴力活动,并呼吁塔利班不要发动春季和夏季攻势。声明表示,四国愿在和平协议达成后,为阿富汗提供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

塔利班代表团成员苏海勒·沙欣1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警告,如果5月1日过后美军还不从阿富汗撤离,美方就将违反多哈协议,塔利班方面将对此作出反应。沙欣还表示,四国声明不支持在阿富汗重新建立“伊斯兰酋长国”,塔利班对此不能接受。

美军能否如期撤离

阿富汗塔利班在1996年攻占喀布尔后宣布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此后,塔利班不断与以美国为首的驻阿富汗北约联军以及阿富汗政府军交战。美联社报道指出,持续近20年的阿富汗战争已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旷日持久的战争,美国为此耗

资近1万亿美元,而塔利班至今仍控制着阿富汗约一半的国土。

俄罗斯当代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奥马尔·涅萨尔表示,此次莫斯科会谈旨在推动阿和平进程,阿政府与塔利班可借助此次机会进行直接对话,就双方在多哈和谈中存在的分歧进行面对面磋商。

美国和阿富汗塔利班去年2月在多哈签署了旨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和平协议。根据协议,驻扎在阿富汗的外国军队将在14个月内全部撤出。塔利班则承诺不再让阿富汗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阿政府与塔利班代表团从去年9月起在多哈举行谈判,但谈判始终没有取得重大突破,阿富汗国内的暴力冲突也没有停止。

涅萨尔认为,美国能否在5月1日前如期从阿富汗撤军,现在仍不明朗。一方面,美方会要求相关各方继续履行多哈协议。另一方面,美方也清楚时间所剩无几,如期完成撤军存在困难。因此,美方会继续对阿富汗冲突双方施加压力,与此同时寻求重新确定撤军时间的可能。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接受美国广播

公司采访时谈到驻阿美军撤离计划。他说,5月1日前完成撤离“有可能,但有难度”。

未来形势不容乐观

下月,阿富汗问题有关各方将在土耳其举行会谈。国际社会近来积极组织相关会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也致信阿富汗总统加尼,提出一份加快推动阿和平进程的计划。分析人士认为,这一系列行动的主要目的在于推动阿冲突双方加紧谈判,争取早日达成和平协议,以避免阿富汗局势进一步恶化。

但对于美国此前提出的组建阿富汗过渡政府的方案,阿政府已明确表示反对。加尼16日表示,举行大选是阿富汗权力过渡的唯一方式。“如果不是通过选举的方式,我们不会将权力移交给继任者。”

塔利班方面也表示不会加入过渡政府。目前,其主要诉求就是,美国应遵守协议,按期从阿富汗撤军。

阿富汗舆论指出,阿政府希望拜登政府重新审查特朗普政府与塔利班签订的多哈协议,在塔利班遵守承诺前不要撤军。否则,阿政府有可能垮台,而内战将加剧。

(接上期)

屋内不热,任叔却一额头的细汗。他说:“第二年,1976年阴历五月,刚收完小麦。老家的公安局寄来了一封信函,队长召开群众大会,我们全家老少都参加了。队长在会上宣读了组织上给我爹平反通知,我坐在人群后面,没有看清前排俺爹的表情。晚上,我去老爹屋里看他了,知道他心情不平静。见他坐在椅子上,白脑袋一个劲儿地摇晃。我喊了一声爹,他哇地一声哭出声。爹说,‘二超啊,组织上没忘我啊!爹清白啦。太晚了!太晚了!要是早一些,恁哥儿仁学业都能上成了,也不会到这里来,也不该受恁多苦了。儿啊,爹误了你们了!’”

任叔他泣不成声,我的泪珠落在纸上啪啪响。他说:“心疼啊,1981年俺爹去世,俺哥仁把他埋到了新疆的自留地。站在坟边我心疼哩很啊,俺爹几十年的苦和冤,他从不言语。可是那一晚,他老人家哭了又哭,像是要流完一辈子的泪水。这是我见到的他唯一一次流泪,在这以前,我们的大哥,十几岁生病去世了,我爹把他抱出去埋了,家里家外没掉一滴眼泪。他是个大男人,心里有爱憎,却一生没有尊严地活着。”

任叔平静了一下心绪,接着说:“俺老父亲去世时,走得很平静,面色可好看,跟睡着了一个样。几年后,老母亲也走了。1998年任水流生病了,肝癌,他平时好喝酒,

见酒走不动。最初听说他住院了,我赌气不去看他。后来想想,还是去吧,谁人不犯错,谁能不生病哩。眼下他在难处了,我不能看着不管吧。’我去医院看他几回,也喊上俺哥一起去,有时送俩钱儿,有时买吃的。任水流去世后,我在他家忙活了几天,也让三个儿子去帮忙。毕竟都是周口人,都是一个姓。恩怨再大,一死就了。那天队里有事找我,我刚出他家门,任水流的老伴哭着追出来,说,‘他叔啊,你可快点儿来!这一摊子事还等你拿主意哩。’我说,‘来!咋不来哩?再忙也要把俺流哥送入坟。’侄子也是孝子,我的仨儿子披麻戴孝,守灵、送殡,把任水流埋进公墓,葬在他老娘的脚头。围观的人都说,‘瞧人家河南人多仗义,多抱团儿,这葬礼办的多热闹。’不远处就是我老爹老娘的坟,这里是我们的又一个村庄,死后都会来这里。我们生在周口,死在他乡。像任水流一样,当盲流来到这里,就再也回不去了。任水流那年五十三岁,他的五个儿女都没有成家。办过任水流的丧事,他二女儿参加工作误了报到时间。我亲自送她去乡供销社,找他领导说明情况,这才把她安排到供销社下属的棉花加工厂。”

第五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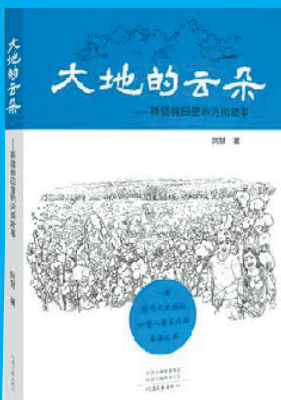
二娃子两口从后院回来,放下铁锨进屋喝茶说话,二娃子媳妇说到了“倒包”的事。在我们周口“倒包”就是

长篇纪实文学连载

大地的云朵

——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

□阿慧



“捣蛋”,有节外生枝的意思。我听了耳朵,以为是哪个拾棉工捣蛋了不好好干活。细听才知晓,前天晚上在院里称棉花的事,二儿媳妇发现,有两个女工的棉花数量忽然高起来,比平时多了二十多公斤,她怀疑是她俩“倒包”了。监控一看,果然一个女工把称过的小半包棉花,倒手转给了另一个,那女的塞她包里又称了一回。我听了呵呵笑,新奇还有这种事。二儿媳妇却平静,她说:“我没有搭理她们。”任叔说:“你做得对,几个钱儿的小事,撕破了脸面不好看。叫杨敏暗地里给她俩透个话,以后改了就中了。”

我知道杨敏就是阿姨的侄媳妇,那个细高挑女人。

我问:“倒包的事情常发生吗?”

任叔说:“哪年都有几个人,多发生在第一次来拾花的人身上。他们没经验,爱耍个小聪明,其实每天捡到多少斤棉花,数字都在那儿摆着,忽高忽低就是出了小问题。”

丫丫被二娃两口带回了镇上,任叔手里轻快了,问我:“上午讲到哪儿啦?”

我一吃饱就迷糊,一听任叔这么说,人忽地抖擞了,打开记录本说:“任水流去世了。”

“哦。”任叔说:“其实也怪可惜的,他也是不甘心的人呐,正值壮年就走了,他错过了改革开放好时候了。他去世的第二年,生产队就分产到户了,土地、牲畜都分了,只有一辆东方红拖拉机

要卖掉,连犁子带耙作价四千块。那时有文化的村人不多,那大铁家伙一连数日没人要,晚上俺哥把我和弟弟叫过去,哥仨一商量,决定兑钱买下拖拉机。同队部打成协议,只付两千元现金,其余两千‘以工代费’,从给村人和队部犁地、耙地、种地的工钱里扣减。俺哥有远见呐,他也敢想敢干,农忙时,他开着拖拉机日夜不停歇,犁了俺自家的地,又犁别家的。我和俺弟都学会开了,不久就把车钱挣回来了。”

“有了这大铁家伙,我的心也大了。”任叔一拍巴掌说:“我找到俺哥俺弟,说,‘咱开地吧,这尿布片子大的自留地不够种,不过瘾,这新疆啥都缺就是不缺地,荒地、野地一百匹马也跑不到头。咱哥儿仁抡镰子跑,甩膀子干吧。’哥弟说,中!”

任叔挠挠头说:“这开地说着容易,干时就难了。首先,要清除地面的野树、杂草、大石头,还要填平大坑,推平高岗,然后犁平耙净。打渠道引水,放水泡地压碱,一压一泡三年。这期间,哪一道关卡都让人脱层皮,那一项工序做不好都白搭。几年下来,俺哥仁还有你阿姨,都成了火焰上的火猴子,熬煎得不成人样子了。我们一开始只开几十亩,后来增加到上百亩,只到20多年前,随着新疆机械化发展,开地省劲多了,我在其他地区又开了三千亩。”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